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集卷二十六

明 歸有光 撰

傳

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

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叱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户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鄉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

而已有饑色弟尋死母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黄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某

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没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恒産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張自新傳

張自新初名鴻字子賓蘇州崑山人自新少讀書敏慧絶出古經中疑義羣子弟屹屹未有所得自新隨口而應若素了者性方簡無文飾見之者莫不詘笑目為鄉里人同舍生夜讀倦睡去自新以燈檠投之油污滿几正色切責若老師然髫齔喪父家計不能支母曰吾見人家讀書如捕風影期望青紫萬不得一且命已至此何以書為自新涕泣長跪曰亡父以此命鴻且死未聞有他語鴻何敢忘且鴻寧以衣食憂吾母耶與其兄耕

田度日帶笠荷鋤面色黧黑夜歸則正襟危坐嘯歌古人飄飄然若在世外不知貧賤之為戚也兄為里長里多逃亡輸納無所出每歲終官府催科搒掠無完膚自新輒詣縣自代而匿其兄他所縣吏怪其意氣方授杖輒止之曰而何人者自新曰里長實書生也試之文立就慰而免之弱冠授徒他所歲歸省三四敝衣草屨徒步往返為其母具酒食兄弟酣笑以為大樂自新視豪勢眇然不為意吳中子弟多輕儇遊冶鮮好衣服相聚集

以褻語戲笑自新一切不省與之語不答議論古今意氣慷慨酒酣大聲曰宰天下竟何如目直上視氣勃勃若怒羣兒至欲毆之補學官弟子員學官索贄金甚急自新實無所出數召笞辱意忽忽不樂欲棄去俄得疾卒自新為文博雅而有奇氣人無知之者予嘗以示吴純甫純甫好奬士類然其中所許可者不過一二人顧獨稱自新自新之卒也純甫買棺葬焉

歸子曰余與自新遊最久見其面斥人過使人無所容

儔人廣坐間出一語未嘗視人顔色笑駡紛集殊不為意其自信如此以自新之才使之有所用必有以自見者淪没至此天可問邪世之乗時得勢意氣揚揚自謂己能者亦可以省矣語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余悲自新之死為之叙列其事自新家在新洋江口風雨之夜江濤有聲震動數里野老相語以為自新不亡云

顧隱君傳

隱君諱啓明字時顯世居崑山之七浦塘今為太倉人

相傳晉司空和之後散居浦之南者其族分而為三故世稱其地曰三顧村云宋末有諱中二者兵燹之後盡喪其貲有田數頃遺其子公廉公廉生愚好濂洛之學讀書常憑一几几有刓處人以比之管幼安是為原魯先生原魯生五子其季奭贅居塘北又為塘北顧氏奭生謨謨生昊昊生四子寅以明經為始興教諭其次即隱君也隱君有子曰存仁舉嘉靖十一年進士選調餘姚知縣以最入為禮科給事中皇太子生覃恩近侍封

隱君如其官隱君爲人敦樸麤率任眞尤不能與俗競平生不識官府會里中有徭役事隱君爲之賦鴻雁之詩戾止于吳門君故生長海上言語衣服猶故時海上人也無纖毫城市婾靡之習及貴愈自斂約就養餘姚以力自隨獨夜至官舍縣中人無知者敕受章服閉門不交州郡郡太守行鄉飲酒禮到門迎請終不一往每旦焚香拜闕一飲一食必以手加額曰微天子恩不得此居常讀書有所當意每扶摘向人談說不休曰吾不

信令人非古人也故平生未嘗愛財未嘗疑人季弟鍾
蚤世先屬意隱君子爲後隱君固讓其兄子在餘姚見
家人持官物即槌碎加詬責焉雖流離顛沛之際孜孜
以濟人爲務有乞貸分貲予之知其人必負業已許之
不變也或僞指隱君賺人金隱君曰吾不知金而金實
爲我卒償之而不自言州大夫建綽楔使人送其直送
者詭曰此吾贖金也而非其罪隱君惻然遽還之里有
某宅某墓地相鄰比有某橋道未修有某死未殮葬以

告必得所欲至其所自奉布衣蔬食而已瀕海多逋稅

置役田以恤其里人嘗曰海上吾故鄉吾不能一日亡

首丘之志故自號海隱居士時時往廬於墓側從始興

君遊年老兄弟相樂也竟自海上得疾以歸而卒初隱

君未六十為教曰古人葬以掩形務從樸實觀美何益

吾葬不拘忌棺必油杉有一不然是為逆命因乞始興

君書之勒石於墓存仁為禮科給事中以言事忤旨謫

居保安州保安州在居庸關外自稱居庸山人

贊曰顧氏自丞相肅侯始著於吳録司馬氏渡江顧賀紀薛號稱世冑高門蓋其來久矣正德嘉靖間溱濟凡弟一時起海上竝為給事中最後山人繼之即所謂三顧族也余少從山人遊至貴顯終始不改其操可謂純篤君子矣及覲隱君行事考論其家世蓋有以哉冢宰玉峰朱公以碩德元老為之銘可以不愧而通參張先生之狀尤為詳覈余得而論次之云

元忠張君家傳

元忠既歿之三年其子士淪葬之縣東南以為墓銘所以藏諸幽也將欲發揚先人之德莫如傳昔太史公贊留侯云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其論田横則恨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今二子之畫無有也而尚猶想見其人豈不以傳哉古之孝子色不忘乎目聲不忘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士淪之見吾先人者安敢忘諸遂以其所撰先人事數百言乞予為傳予讀而悲之為叙次其語作張元忠家傳元忠名廷臣字元忠其先汴人宋南

渡從家於蘇州之崑山弘治間割崑山之東為太倉故今為州人而其家猶在崑山之治城高祖能新城知縣曾祖注潮陽訓導祖鑾封承徳郎刑部主事父寛舉進士歷官至廣東僉事元忠生而敏慧僉憲公竒愛之初為錢塘令元忠方五六歳携以之官每僚佐宴集必呼與俱應對機警禮容秩然人咸異之時有詐為臺檄者元忠從旁辯其誣已而果然縣中老吏皆驚愕年十九補學官弟子員尋例貢太學祭酒增城湛公亟稱之未

幾中南都鄉試學士内江張公尤加賞識元忠少尫弱多疾藥餌不絶於口又宦家子弟然自力於學蚤歲得舉而尤能治家其遇事强敏精悍總理操切無所縱貸僉憲公其始宦遊在外迨其罷歸獨日召故人賔客飲酒而已故與僉憲公交者皆稱其有子而自以為不可及云自初舉至其卒凡六試南宫不第卒時年四十三元忠為人楚楚門内外斬然雖盛暑燕坐未嘗解帶與人語纚纚不止也

贊曰予聞元忠之將死縣有郁君善相人元忠聞其在所親家飲酒使人詗之曰是必談我已而酒次郁君果言元忠必不可起明日元忠召郁君與對坐啜粥談論竟日其精強自持類如此自以蚤歲發解進士可必得以其所為家者施于吏事優然有餘而卒困蹶此其所以有遺恨也

章永州家傳

君姓章氏諱棨字宗肅世為海虞人曽祖珪宣德中舉

賢良方正拜監察御史論三楊學士有直聲生四子儀國子助教表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格南京大理寺卿律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有高節致仕家居縣令楊名父以其清貧買田給之謝不受名父為構亭虞山上獨時時邀與登覽相對飲酒名其亭曰仰高云大理生沐贈單縣知縣君之父也君為人孝友入縣學以德行為博士所稱舉嘗從鄉先生都御史陳公遊後中南京鄉試入南太學是時增城湛公髙陵吕公並以八座居留都

開門講道學者雲集君兩遊其門屢上春官不第選調
單縣知縣單瀕河而地窪下每歲桃花水發河南人夜
過河盜決隄防民患苦之君至適盜決者水將泛率丁
夫伐木增椿晝夜捍禦卒以無虞少年為胥卒趨走縣
庭候伺短長規為不法或以為言君曰是於我無顯迹
不宜豫逆之撫以恩信皆感激思為用山東盜賊多逃
入單縣界中單人為橐槖積不能得於是諸少年為君
耳目盡獲之院司所下逐盜文符無慮百數君一日條

具申報上官以為能田賦法弊乃詢民所欲而畝斂以錢民便之齊魯間皆推用其法有急兵自寧武關趨太原聲言欲向山東都御史議兵事部署將帥獨留單縣令轅門會寇信不至而罷陞安吉州知州歲旱民饑殫力賑救多所全活其民好訟恒以理解之有匿稅者為案籍人人閱之鞭扑不用而逋負悉出君歎曰此豈古頭會法也吾以救弊而已州所治孝豐迄君去一無所擾其縣人至不知有州焉遷永州府同知永州在楚越

閭號無事太守日閉門高臥以郡事委君君亦優游而已上疏乞休方治行而卒此其弟宗實之所稱者云爾宗實父渥君之從父初無子以君為子晚得宗實君撫而教之今為鄉貢進士

歸子曰大理公與予外高祖太常公有姻予少時數從祖母之外家葢聞章卿云及登虞山求所謂仰高亭者已蕪沒於空烟翠樹間矣於是識永州君恂恂然君子人也往予試南宮君自安吉來朝過予邸舍歡飲上馬

去予顧其弟言君近形神不偕久官勞悴而致然耶抑有所不自得者而竟死永州悲夫仕雖不遂論其行事可以不愧於先人矣

戴錦衣家傳

戴錦衣者父文潤其先湖州之德清人後為安陸人安陸今之承天府也文潤家州郭外為典府良醫事睿宗皇帝父戴隱君歿文潤以毀滅性郢中人以孟子之語題其廬曰終慕故錦衣家有終慕之堂夫人徐氏夫亡

時年二十九子經甫七歳即錦衣也家貧克勵清操以
拊其孤及錦衣貴終不改其淡泊故錦衣家有高節之
堂今皇帝以親藩入繼大統國中舊臣皆用恩澤升錦
衣年甚少補環衛積功勞至指揮使錦衣之職於上十
二衛最親貴兼領詔獄士大夫被逮者多見掠辱少有
全者而錦衣恂恂然為人尤仁恕凡被繫者往往從其
人問學常保護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員外郎劉魁
禁繫累年三人已赦出相謂曰微戴君吾等安得生至

今日手聶尚書豹亦在繫甚稱錦衣之徳謝都御史存儒巡撫河南以師尚詔反錦衣奉駕帖往逮行數千里衣破弊謝公以一縑贈之卻不受錦衣今謝事家居門庭寂然其清素如此錦衣名經字伯常

歸子曰余寓京師南薰坊錦衣時過從示余以家所藏文字爲芟其蕪而歸之質作戴錦衣家傳然余讀華亭楊奉常之論終慕有旨哉有旨哉

京兆尹王公傳

京兆尹王公震字威遠曾祖景賢初自燕南徙任縣遂占籍于邢令為邢臺人祖罍宣德間以鄉進士為平度州同知抗中使謫戍灤州數歲病思歸子整上疏代父整戍又二十八年始赦還整妻亦死於戍後妻生公體貌豐偉善騎射博涉經史弘治癸丑進士觀政大理授户部主事奉使部送犒軍銀於西夏至紅城堡後又使雲中至陽和堡猝為寇圍公督率衆守禦寇以解去正德初榷九江稅劉瑾受幸蒼頭奴唐英王俊至多所誅

求公絶不為禮時瑾怙權流毒天下士大夫二人遝欲訴於瑾皆病死於道人以為公幸遷員外郎尚書韓文為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公率其僚捐三年俸贖韓尚書得出庚午川湖盜劉烈起猖獗甚上命兵部尚書洪鍾討之洪尚書奏公知兵請以為鄖陽守迄平寇甚得鄖陽之力歴陞河南左右叅政潁川盜小張虎嘯聚公往捕之不四月小張虎就擒戮小張虎餘黨全活甚衆潁川人感其德立祠祀之嘉靖初陞河南左布政是年

冬陞應天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省諸官寺獄具銀千餘兩覈江灘蘆葦千餘頃以佐赤縣里甲費尋上書乞骸骨歸初公舉進士二親皆在堂未幾相繼卒所至扁其居為永感長沙李文正公率館閣諸公為賦詩趙郡石文隱公為之序自是每陟一官必悲思其親自在部已獲推贈及為京兆得贈三世皆如其官公天性純孝有厚德嘗在京師鄖人張得才為部從事病死妻子貧不能歸公聞之愴然捐金助其喪還後其

子寅中鄉舉來謝言其父喪前至金陵欲寄其鄉人舟
鄉人負約遂寄他舟經小孤山鄉人之舟覆過吉水欲
寓山寺寺僧固拒不納經夕而寺焚以公之施惠孤喪
與神明符也公既歸所蓄書數千卷悉輦送郡學以資
學者講習家居杜門足跡不至公府令邢州士大夫雖
隆貴門第不改布素至以造官府為恥子弟斂戢市無
綺紈之遊繇公之化也嘉靖辛丑年八十二卒訃聞賜
葬祭子某

贊曰予至邢訪其先賢士大夫近代皆稱王京兆京兆所居官其條教方畧無文字可考僅僅得其家狀履歴然今邢中風俗之厚本於王京兆予數過學宫取其遺書讀之為之歎息其高風可仰矣予以是論次之

洧南居士傳

洧南居士者姓杜氏名孟乾其先自魏滑徙扶溝邑居洧水南故以為號曽祖清以明經任大同經歴祖瑨贈户部主事父紹進士官户部主事居士少為諸生已有

名歳大比督學第其文為首而户部乃次居四時户部得舉人曰此子不欲先其父耳久之竟不第貢入太學選調清苑主簿庀馬政卻禮幣之贈數言利病於太守又欲開郎山堞導九河諸所條畫咸切於時太守嗟異之會刑盧溝河橋雷尚書檄入郡選其才得清苑主簿而委任焉然苑人愛其仁恕及聞居士之孫化中舉於鄉喜相謂曰固知吾杜母之有後也陞瀘州經歴丁内艱服闋改犖昌至則陳茶馬利病太守韙其能郡事多

咨焉竟卒於官年五十居士爲學精博尤長於詩所交皆知名士平生尚氣輕財收䘏姻黨字孤寡不憚分産界之縣中有事皆來取决伉直不容人之過族人子弟往往遭撻楚然未嘗宿留於中皆敬服而怨讟者鮮矣初洧水東折歲久衝淤轉而北居士力言於令改濬以達於河扶溝人賴其利爲之語曰洧水淤老幼啼洧水通賴杜公居士於家事不訾省閒有善書多方購之建書樓且戒子孫善保守刻石以記所著有洧南文集洧

南詩集北上槀南歸槀西行槀五經韻語書經馴駁彙集醫方若干卷君既没其從父弟孟詩狀其行如此嘉靖四十四年化中登進士明年為邢州司理隆慶三年吳郡歸有光化中同年進士也來為司馬因採孟詩語著之其家傳

歸子曰大梁固多奇士尤以詩名吾讀洧南詩意其人必超然埃壒之表及為小官似非所屑顧必欲有以自見乃知古人之志行所存不可測也視世之規規譾譾

無居士之高情逸興雖為官豈能辨治哉化中葢深以予言為然云

周封君傳

周封君者廣東按察司副使周美濟叔之父也其先海虞人後從崑山之茆涇祖父好道家言人稱為玄本公封君自茆涇入居縣城馬鞍山陽馬鞍山里俗所謂玉山者也故自號玉川云濟叔少時封君口授以書比數歲遣從師學暮歸輒燃膏令從旁讀誦夜分乃寢率以

為常及濟叔入郡學念已自能進取遂不復閱省日取醫卜地理星命書觀之尤精小兒瘡疹決死生晷刻不爽晨起焚香拜神忌日祭祀常感傷悲泣其為人誠樸任真子貴猶淡食布衣與人諄諄皆平生語人尤以是敬之自推命數年七十九適生日值其所生年甲子喜曰吾當增壽一紀可得八十九至期設祭祠訣祖考無疾而終初濟叔為尚書秋官郎封君就養在京師秩滿受封父子相隨奉天門謝恩觀者歎息内侍引入禁苑

徧觀玉堂神明漸臺泰液之勝餉以內珍曰封君謝恩者葢少况年逾八十健爽如此者乎掖送出長安門而别及濟叔出僉湖憲封君尚隨居蘄黄間也比從蜀藩送至長橋曰吾老矣不能從兒行也旦暮遲汝歸耳濟叔至官奉敕督理黄籍邅迴二載及海南命下即上疏歸養下隴抵倍道行至家逾月而封君殁

歸子曰濟叔嘗為余言在蜀時按行所部經邛郲九折阪又登峩眉山雲霞飛湧其下下視東吴何啻萬里詩

有之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夙夜無已猶來無止余論周封君事蓋傷人子之志云

東園翁家傳

東園翁馬鼒者字文遠長洲甫里人翁蚤孤事其母甚謹出入必告初好内典有賣餳者勸令讀儒書遂通詩易史傳洪武中凉國公得罪尸於市翁時遊京師哀之往觀歎焉幾為邏卒所縛大理寺少卿胡槼巡撫蘇州翁為鄉老胡卿對衆有謔語翁諫以為非大人在上者

所宜胡卿乃謝之邑民虞宗蠻以豪當簿錄時巡撫無
行院居瑞光寺胡卿雅善其僧僧特為宗蠻請胡卿曰
當問馬者胡卿重翁不名而呼其姓也僧乃私許翁百
金翁起便旋揺其首僧以為少也益之千金翁竟不許
遂没宗蠻家他郡送囚至皆已論死翁知有寃不及白
意常恨之臨安關吏苛留人翁從胡卿入抗言之關吏
誅死胡卿養鶴市兒不知擊死之逮及其父母翁以市
兒為家僮攜之入見胡卿乃以死鶴予市兒嘗為胡卿

規建書院即今巡撫行院治所也翁與人有讐會舉鄉老其人慮翁居其間置酒試翁翁大言曰是宜為鄉老其人側耳於壁間聽因喜躍出曰翁不計吾怨遂與交好翁葢謂其才能堪之也其不私類如此翁雖以鄉老時時從胡卿而好讀書築精舍於賑牛涇遠近來賀至以囷貯菓郡别駕張大猷登拜於堂扁之曰東園故甫里至今稱東園翁云翁與徵士周谷賓鄱陽令趙宗大交善皆甫里人谷賓姚少師薦至京師以跛辭歸宗文

洪武間舉人材辭以母老永樂三年翰林典籍梁用行薦爲鄱陽令嘗爲翁作翠雲朶歌翠雲朶者東園石也翁三子望企行望子彔昂杲望嘗相其三子曰伯有錢而無權仲蠶眼有錢季鵞行鴨步當以萬計其後皆如其言杲爲楊氏贅壻不爲舅所禮夫婦空手不持一錢而出卒自奮積貲鉅萬馬氏葢興於成化間後諸子皆能繼其業遂甲於甫里爲長洲著姓諸孫淮以太學生調官海南還七十餘好學不倦瀚太學生好尚文雅用

拯為諸生通史學曾孫致遠南京鄉貢進士

贊曰余論東園翁悉載用拯之詞蓋以為其家傳不得而畧焉用拯余女弟夫也余聞吳故有大理卿熊槩巡撫類以没人産為事吳民寃痛今馬氏書謂熊為胡惧也以槩之酷東園翁事之覲死鶴事其所匡捄豈少哉是必有陰德宜其子孫之盛也

何長者傳

何長者名緒字克承家會昌之白埠倚蕭帝巖為居長

者父卒兄纓與其子亦蚤卒遺孤孫而長者庶弟方十歲皆撫育以至成人長者既善治生產於其父業高贏數十倍弟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長者會其貲以為三兄弟平受之不以祖父貽與己所創為區別也人有急求鬻田長者與之價過當其後事已輒悔其田長者還之不責償年既老鄉里高其行縣為請鄉飲酒固謝終不肯與而會昌人皆稱以為何長者云長者妻劉氏會昌城遡流南八十里曰湘鄉鄉有九田之屬平川沃壤

多富人而白埠有何氏小田有劉氏爲甲族故長者與爲姻長者所以能撫孤造家四世同居無間言世謂家人之離起於婦人凡長者之美類劉氏助成之也劉孺人事姑尤孝姑年八十六奉養備至爲人平恕有夜胠其篋者物色之得其人家人欲聞之官問孺人所亡金若干孺人曰金無多無用窮詰爲也竟不言盜遂獲免會昌人皆云不獨何君乃其婦亦長者也故爲作何長者傳

歸子曰長者之子渭與余同在六館今來佐縣民有德焉至觀長者之行宜有子哉何侯以事至南都見其鄉大宗伯尹公尹公題其堂曰永慕而何侯之於其先對人未嘗不流涕言之也

筠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户外余往省之見翁頎然晳白延余坐瀹茗以進舉架上書

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澥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憭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

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為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為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仙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歟

可茶小傳

可茶為秦越人之術醫者稱工焉始可茶有賢母蚤寡家貧欲為縣書獄母曰為是者多辱苟貧不能業獨不

可賁蚊烟凉箑遣日乎可茶願為醫其女兄之夫沈氏顱顖在練城世有傳業可茶日往記數方還録之又觀其製劑和丸皆得之乃為醫方坐肆有求療者饋紅菱青葱母喜曰是子醫必效饋鮮菱者如仙靈也方言以家饒裕為從容是葱之兆耶可茶醫果日進求者屨滿户外可茶或自外歸酒醉母即怒責之可茶善候顔色母少有不樂未嘗不長跪母既責其飲酒醉即終身飲未嘗敢醉其他事受教戒皆如此母所不嗜食物即終

身不食每至生辰長齋數日中歲無子欲買妾母恐其家失和意不欲買妾即不買妾寡姊有一子因以為已子而養其姊三十餘年至今無恙其孝友如此至于醫貧者徒施藥與之雖富亦不望報以故縣中士大夫皆愛敬之嘉靖四十年冬予兒子患疹可恭為撤已事來自練城三十里晝夜調視兒竟獲安不獨其技然而其為人慈愛使人感歎余與可恭論小兒疹前世稱陳文中異攻散施於江淮間無不效今醫家以為不可用時

其危急死而復生之其所製劑多秘不言以為有神術竊窺之即陳氏方也然可荼守丹溪之說自謂恒得中醫至自比李英公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云可荼名卿姓蘇氏

贊曰孔子稱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古之醫師疾醫皆士大夫也以可荼之孝施之於醫其活人可勝道哉

鹿野翁傳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

法精善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為李生
使侍舟中無事輒令李生朗誦大禹謨咎繇篇欽䘏以
聽焉又嘗為顧御史寫進本奏書天子以其書為善鹿
野翁為人淳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為縉紳
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為推引往往他州
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余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余故不識
元壽元壽書余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求余

論之夫書於學者事末矣而今人未有能迨古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亦足稱哉

震川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九 集部

震川集卷二十七

明 歸有光 撰

傳

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盆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冢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

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為瑞草芝之應恒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士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為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士目瞑為絶水漿家人作糜强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輙顰蹙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俯首竊淚下闇然向夫語見

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閒闔户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雋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王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

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葢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為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即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

後乃得無恙既長教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為郡學弟子員始有廪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廪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於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既没必榮以貢廷試選為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游問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即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

不可聞常取中裙厠牏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户歲月遥遥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

婢隨行至舍西紿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没水色如生兩手持茭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為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愧哉初婦父王崗為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

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戸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計烈婦傳

計烈婦柳州馬平人平遠知縣王化妻嘉靖四十三年先是南詔山賊流刼江西湖東西殺憲臣三省騷動者數年已降而復叛去王君受命爲平遠平遠時新建王君開除荒萊招撫流亡規造新邑會田坑賊突起將過江閫爲患時初縣城櫓未立王君以其孥寄壽昌與賊

戰黄沙石子嶺多有殺獲已復搗仙花峒擒斬賊首復與賊戰為其所困賊因遣閒至會昌曰王知縣死矣烈婦聞之即沐浴更衣告天曰吾夫為國死吾義不忍獨生因指六歲兒曰天乎顧保此一息以延王氏血食以兒抱置妾懷中磨笄自殺有司以聞王君亦以平賊功超拜廣東按察司副使詔婦所在春秋奉祀初王君父尚學嘉靖二十九年為兵部職方郎中冦薄都城王郎中力贊出兵而丁尚書為權臣所悮不出兵因以論死

王郎中當隨坐丁尚書獨自引罪以故得減死論丁尚書在西市見王君呼曰爾父得無坐耶果爾可謂有天道吾死不恨矣王郎中故在部中守法能敢為而王君有父風烈婦父某潮州通判弟坤亨國子博士譙亨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兩人皆在京師譙亨與余同榜而博士先教崑山與余善余故知烈婦事為詳蓋兩家詩書禮義之族而烈婦天姿懿淑其死非一時感慨者所同也要之王君嘗峻擢顯名於世雖以立功實亦因烈婦

之死為之增重云

沈節婦傳

沈節婦者湖州安吉孝豐人吴祥九之妻節婦歸吴氏時年十六而祥九年十八閒歲祥九病劇節婦割股以進不瘉祥九竟死節婦每哭輙死復生見者皆為流涕終日不離殯所比葬設几筵居幃中哭泣如初殯時舅姑憐之為好言勸解皆不答久之父母謀奪其志即大慟閉户引刀截髮自誓居三日忽晨起出户走數里之

祥九墓山深無人多虎狼獨居塚間哭不絕聲諸大人從求得之乃皆相謂曰始謂婦少年難守故計令他適今其志如此殆不可復强因為置後節婦遂安之祥九與其弟有分節婦獨取田數畝才足自贍而已曰叔子衆吾不可以多取舅姑死喪之六年如禮吳氏大族其尊與舅姑等者事之如舅姑蓋年十八而寡至七十二而終為祥九後者弟之子曰惟一隆慶二年冬其從子維京倅蘇州為予言其事

贊曰予聞沈節婦不獨其志行也至推分其叔抑亦退讓逡逡有禮矣余官雉城往來苕溪欲泝苕水上天目山過訪孝豐吴氏會遷不果蓋其家富貴多巨公長者矣至如節婦之髙行亦安可少哉亦安可少哉

蔡孺人傳

蔡孺人真真福州太守朱公豹之妻也父蔡翁多女而無子因語蔡媪後母舉女及蔡媪有娠父夢異人授之玉玦十五至十五月而生女以為奇乃舉之即蔡孺人

也孺人生而端重寡言笑能讀孝經列女傳及歸朱公朱公時爲諸生貧孺人躬操作以資給之朱公父母在堂兄弟五人皆同爨孝睦之譽洽於閭里朱公爲御史受誥封被服布素如其夫爲諸生時始朱公舉進士令奉化再調餘姚其後爲二千石皆以清廉著聞福州廨中有鸂鶒二其子察卿愛弄之欲持歸孺人曰爾父未嘗持官物二鳥亦官物也竟不許朱公卒時察卿九歲其女七歲孺人泣語人曰女吾出然終爲他家婦此子

若不立何以承朱氏宗祊故於察卿教之甚嚴每夜篝燈火令從旁誦讀時或加笞已復流涕中心實憐愛之也出入必令老僕隨之戒毋與輕俠遊朱公前妻有瞽女孺人為取壻終身養之女死復收䘏其孤嘗寄人黄金其家遭變倉卒不知其鎰但以枚數使二嫗舁來及歸時或勸鎔之而藏其贏孺人不許遂完歸之察卿已成立孺人曰吾死可以下見汝父矣孺人年五十奉佛道齋蔬十有六年臨死召戚屬分釵衣辭訣謂察卿及

其女曰吾死毋遽哭我以怛化俄頃整襟而逝

歸子曰余至上海過察卿所讀其先世遺集自元仲云

先生以來三百年世有文學而朱公所至官著風節及

觀蔡孺人之事海上稱詩書禮義之家有以哉察卿復

攻文有孝行不愧賢母之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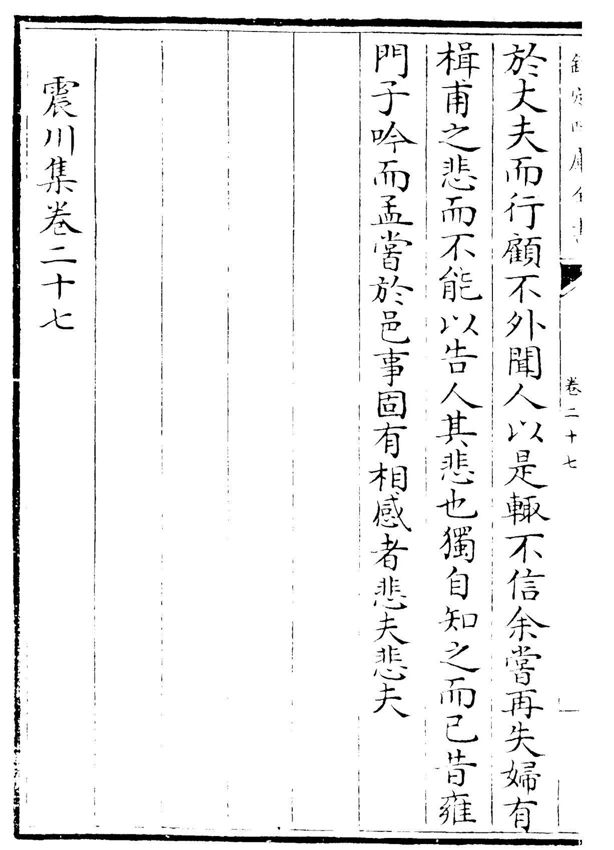
俞楫甫妻傳

俞允濟楫甫妻周孺人生而令淑明敏其死楫甫哭之

悲甚女子死不以色愛而使大夫悲之未有如孺人者

也孺人祖倫刑部尚書康僖公父鳳鳴大理寺左寺丞母顧氏封宜人孺人少通孝經小學歘見奇警大理公曰吾得生男子如此女足矣有以錦綺來市心欲之而不敢言大理公知之謂顧宜人曰壻家貧女須荆釵布裙無用此也孺人慚後常却袨麗不御初楫甫父璋與大理同進士卒官評事宦不遂而周氏父子官顯門户赫奕而楫甫近衰落孺人恬然不知爲尚書家女姑病日侍湯藥喪之盡哀楫甫有兩兄同居三十年娣姒間

絕無嫵問楫甫從父官嶺南觸瘴霧獨遺一女子還孺人育養齊嫁尋死復為治葬具治家儲偫米鹽賓客張具必盡其能見里媪慰姁未嘗以色加時縣胥以稅糧為奸利巧設方故以疑悞人謂之改兑楫甫亦惑而從之孺人曰此雖獲少嬴後必悔未幾事敗楫甫甚不樂孺人曰事豈可復悔耶第償之而已大理既歿家大有疑事顧宜人輒就問其女蓋推其明識也卒年四十三贊曰余聞楫甫稱其婦如此問其姻戚良然女子賢異



於大夫而行顧不外聞人以是輙不信余嘗再失婦有楫甫之悲而不能以告人其悲也獨自知之而已昔雍門子吟而孟嘗於邑事固有相感者悲夫悲夫

震川集卷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錄監生臣趙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川集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候補通判臣郭祚熾



震川集卷二十八

明 歸有光 撰

譜 世家

夏氏世譜

禹之先出於黄帝而别氏姓姒氏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夏后氏夏今陜州夏縣禹所都因以為有天下之號者也殷湯時有夏革衛有夏戌夏期而陳别有夏氏以

王父字所謂少西氏嬀姓之後也楚漢之際陳餘為代王以趙王弱國初定自傳之夏說為相國守代漢易太子夏黃公避秦而隱留侯招之出卒定漢嗣夏寛從申公齊魯閭受詩事武帝為陽城内史以㢘節稱夏恭蒙陰人習韓詩孟氏易光武拜為郎中遷泰山都尉從學者常千人門人私謚曰宣明其子牙舉孝㢘鄉人稱為文德先生而夏勤官至司空夏馥陳留圉人與范滂張儉同被詔捕為黨魁變形入林慮山中夏統者不事司

馬晉傲睨王公賈充見於洛水而異之㝠方者少喪父母負土為墳虎豹皆來馴擾其傍為五官中郎將除高山令統方皆會稽永興人也㝠孝先桐廬人嘗廬墓有野火延燒近墓孝先悲繞號慟烏獸羣以毛羽濡水撲滅之宋㝠遇并州榆次人為武騎將軍與契丹戰殁子守恩天雄泰寧武寧節度使守贇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尉謚忠僖公守贇子隨都總管沿邊招討副使贈昭信軍節度使謚莊恪公並寵顯於真宗仁宗之世任西北

邊帥夏承皓江州德安人以右侍戰歿於契丹子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鄭國公謚文莊公子安期龍圖閣學士兼侍讀知延州竦有文學才術而安期亦以才居邊任夏執中袁州宜春人姊宋孝宗成恭皇后以恩澤官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加少保循守禮法不以外戚干政初秦莊襄王母夏太后宋成恭皇后國朝武宗莊肅皇后夏氏為皇后者三人莊肅皇后洛陽人也宋末夏士林為僉書樞密院事夏貴為樞密副使兩

淮宣撫大使貴竟以兩淮歸元為淮西安撫使而元軍入皖城通判夏猗死焉國朝高皇帝起兵定天下夏氏為元帥總管功在太常者五六人刑部尚書夏恕洛陽人而夏原吉為户部尚書輔佐五朝當世以為名臣贈特進光禄大夫太師謚忠靖公忠靖公湘陰人其先自會稽從也葢禹之後別為姒以百數有扈有男斟尋彤城褒費杞繒辛㝠斟戈此其章章者禹以明聖為天下山川神主聲教訖於海外故自周武王封杞後亡而越

勾踐興其後有閩越王無諸粤東海王摇至餘善滅國而繇王股等猶為萬户侯而禁子淳維居於北陲世為北國主雖在蠻夷皆為君長則禹之遺烈遠矣初禹崩會稽杼封以為世祀二十餘世至勾踐及無彊滅於楚楚盡取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為君王居海濵無彊之長王去瑯琊無諸保泉上漢旣郡兩粤而姑粤區句章吳門餘俊黄林餘不甌鄧猶皆越之餘也故戛之著者在會稽今吳郡戛氏當方谷珍之亂其家殲焉亮方孩

母抱以逃後適海虞雙鳳里朱氏因冐其姓旻氏之老
姑自滇南來尋訪其家獲亮告以其故亮始知其先居
崑山之太倉曽祖曰景芳祖曰居實父曰文通亮後以
子貴封中書舍人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葬馬鞍山
四子昺景杲晟昺字孟陽以薦入中書授河南永寧縣
丞送徙天壽山坐事謫隆慶復召為中書舍人景字仲
昭少為諸生事訓導盧從龍太守姚善死國難株連黨
與及從龍諸生逃散景獨不忍去人髙其義舉進士選

翰林院庶吉士太宗皇帝愛其書曰被顧問上嘗以其名昶云日當居上改昶為㬌故世以昶字皆作㬌云仁宗皇帝在青宮與舍人朱孔昜秀才凌晏如並直東華門時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贊機密㬌預焉詔㬌書北京宮殿榜會修釋典集朝士及天下名僧書上親第㬌書第一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進考功主事正統中纂修仁宣二廟實録書御覧諸書及皇陵碑知瑞州入為太常寺少卿遷本寺卿後累加正議大夫資治尹中奉

大夫杲善寫墨竹妙絶一時海外朝鮮日本暹羅諸國爭重購之為人灑落篤於倫誼初昺戍隆慶杲亦從坐杲徒步往省脫昺於難後言於院長薦昺授中書舍人昺居翰林二十餘年其子文振復在中書父子兄弟世掌絲綸當世以為榮而吳中稱富貴孝友之家必曰夏太常賜葬迎鐘浦昺二子欽字克承葬齊禮坊二子寅辰錦字德文一子津字時濟鄉進士知象山昌化二縣病還昌化民遮道泣留之津有孝行嘗作夏氏譜杲子

三人鉞字德威承事郎以蔭讓其弟太常既老善娱奉
之極亭館花木之盛為人有義俠風三子景淵景瀌景
湘鐸字文振以字行景進其書景皇帝命入中書累官
舍人大理寺右寺正六子景澄景瀾景潤景洪景淮景
淳景灝景瀚杲字季明子一人錡無後晟字季章子一
人鎰二子天恩天宥寅之孫璋復為族譜今序止太常
之孫其後支庶並詳於譜圖

歸子曰余譜夏氏有夏后氏而又有夏氏葢后之省也世謂周成王封夏公余考之不然二王之後杞爲公疑夏公即杞公也世世代綿邈子孫播散四方不可復紀惟越守禹塚祀會稽千餘歲不絕故言江南之夏繇會稽近之矣

歸氏世譜

歸氏其先胡子國於汝陰魯昭公十四年胡子始見於春秋而昭公母夫人歸氏也當是時荆楚憑陵中夏暴

橫江淮間胡小國不能自立與江黃沈頓相隨服屬於楚嘗從楚伐吴敗於雞父其後亦時從諸侯侵楚定公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太史公以其微不為世家言故莫知其得姓所始於古帝王功臣何祖也胡既亡子孫散在他國或以國氏或仍歸姓歸姓歷秦漢魏晉至於隋無紀唐天寶中崇敬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為史館修撰代宗幸陝召問極言生人疲弊當率天下以儉富國迺可以用兵大歷初使新羅贈遺無所受

當世傳其清德崇敬治禮家學尤為諸儒所服累遷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子登事後母篤孝舉孝廉復以賢良對策拜右拾遺抗論裴延齡及為起居舍人十五年不遷澹如也順宗時為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憲宗每咨政理登所對中外傳以為讜言官至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謚曰憲子融元和中進士歷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劾奏湖南之進羨錢者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傅封晉陵郡公會昌中少儒

者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融五子仁晦仁翰仁憲仁紹仁澤皆舉進士至達官仁澤以第一人至列曹尚書觀察使子藹亦舉進士拜侍御史為朱全忠所怒貶登州司户參軍同光初為尚書左丞吏部侍郎太子賓客致仕藹子係復舉進士第一人官至禮部侍郎而後至於宋無紀元有曰暘者至順初舉進士同知潁州年少精敏能擊斷河南有大賊殺行省官為亂刼暘守黄河口暘守死不從由是名聞天下拜監察御史入朝順帝加奬

賜以上尊累官刑部尚書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葢自秦至於唐而得宣公一人傳子至孫自唐至於元而得集賢一人以歸氏數千年來所紀者如此亦可慨矣或曰盛德必百世祀原歸氏所起者微故其後莫顯夫史之闕久矣唐虞之際十有一人者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咎繇之後英六無譜咎繇垂益夔龍豈其微者哉或曰歸氏自亡國後世居於吳未嘗遠徙故吳中相傳謂之著姓然自宣公累世貴盛爲吳人而集賢實居汴梁不知

汴梁是何别也今他處亦頗有歸氏而惟吳中爲多吳中之歸皆宗宣公有光之所可知者始自湖州判官罕仁罕仁而上十五世至太子賓容諤其譜失亡罕仁生道隆居崑山之項脊涇今太倉州也道隆生廉訪使德甫德甫生子富子富以洪武六年徙崑山治城之東南門子富以下崑山之族可得而詳焉其别者居吳縣或居太倉或居嘉定或居湖州其在長洲者居婁門或居沙湖在常熟者居白茆

歸氏世譜後

吾歸氏之譜既亡吾祖之高祖始志其里居世次而曰高祖罕仁唐太子賓客謞之十五世孫宋末任湖州判官以此知吾家本於宣公而不得其世次名諱不可譜也又曰曾祖道隆自號居士祖德甫仕河南廉訪使天下亂失官稱提領生考子富洪武六年徙崑山之東南門此其所可考者其他行事莫詳也吾祖之高祖諱度字彥則少喪父而所生母亦巳先亡事嫡母甚孝虞允

弟有恩弱冠坐事亡命走西南萬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巒峒數處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丁山之神夜來與語其貌甚偉曰吾姓褚氏導以如巴中巴人以為神相與敬愛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諸渡者盡溺死以此獨免永樂中以人材徵辭不就初高祖兄弟三人高祖獨有七子子孫最繁衍矣高祖治家有法年老益精明每雞鳴子壻方巾布袍揖而受

事及暮復命亦如之諸婦小有言即曰兄弟所以失愛者皆婦人之為也使謝過乃已作遺訓數百言又為書云吾少聞先考之言吾家自高曾以來累世未嘗分異傳至於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遵父存日遺言切切不能忘也為吾子孫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為不孝不可以列於歸氏其所以訓如此亦可以見吾歸氏之紀雖不詳而家法相承之厚也吾祖之曽祖諱仁字克愛為人剛毅必行已之志不為勢力所怵以高年

賜冠服吾高祖諱璿字文美例授承事郎生而奇偉磊落然自尊奉每飯未嘗不鳴鼓也好飲酒恒至達旦賓客往往自失亡去高祖儼然無倦容明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間休養滋息殆百餘年號稱極盛吾歸氏雖無位於朝而居於鄉者甚樂縣城東南列第相望賓客過從飲酒無虛日而歸氏世世為縣人所服時人為之語曰縣官印不如歸家信高祖同時諸昆弟並馳騁因為武斷者或有也高祖與諸弟出常乘馬行者為之避道

其後縣令方豪年少負氣士大夫多爲所陵然曰惟歸氏得乘馬餘人安可哉高祖歿於正德三年有光已生三年矣吾曾祖諱鳳字應韶曾祖美姿容恂恂愛人長者治尚書精誦雖奏廁不輟成化十年中南京鄉試北上人有居京師者其家寄遺以百金曾祖中途遇掠盡以已貲與之竟完金以歸其人弘治二年選調城武縣知縣務休息其民兖州太守龔弘御史嚴明少當其意顧獨愛曾祖然曾祖雅不喜爲吏每公退輒擲其冠曰

安用此自苦亡何以病免歸曽祖母林氏世宦族祖鍾為山東參政有名曽祖母歸歸氏事上撫下曲有恩禮宗黨稱之曽祖嘗夜臥聞枕間有鍾鼓聲及卒柩上有聲如鸛曽祖母未幾亦卒有先受命於吾祖而其述止此時嘉靖之二十年也

興安伯世家

興安伯徐祥興國大冶人初為陳氏萬户至正辛丑江州附隷傅友德軍與從征黄梅東勝數有功洪武八年

由西安護衛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衛百戶從征松花江黒山乃兒不花塔灘里陞副千户巳卯燕兵起祥首議帥師奪九門克居庸關陞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尋攺左衛指揮僉事援兵懷來破雄縣按兵月樣橋追敗大軍於莫州復敗之於真定出劉家口破大寧敗齊尚書軍於鄭村垻陞指揮同知尋陞北平指揮僉事破廣昌庚辰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溝攻濟南陞指揮同知辛巳敗長圍軍於雄縣敗大軍於夾河大戰藁城復敗

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西水寨敗援軍壬午破東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南橋小河垻鳳凰山與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漕軍於靈壁復敗大軍於營寨取泗州盱眙渡江入金川門是歳冬封功臣皇帝制曰昔我皇考太祖高皇帝峻德廣運格於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成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庸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悉視功載懋之官賞列爵崇報萬世有辭皇考升遐建文即位自絶於天改更成憲屢造大愆圖任側媚咸劉

宗親禍延於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咨爾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奸宄内奪九門外攻居庸追戰莫州真定應援永平走遼東兵從下大寧捷於塴上白溝大戰遂取滄州威深夾河藁城西水小河靈壁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輔成大勲疇咨於衆惟良顯戩是用授爾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乃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位

不期驕祿不期侈其益遜乃志弘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忘爾功爾亦無忘朕訓常以暇逸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欽哉惟克永世永樂二年興安伯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北征至紅山嘴敗瓦剌於蒼崖峽二十年至渠列兒河天城等地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至半邊山西路奉駕南還宣德二年與黔國公征交趾失利正統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賊師多鹵獲賜誥券進封興安侯興安侯常守閫中

侯弟愷居京師一日天子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騎命懸
本爵牙牌奪得公者與公奪得侯者與侯愷直馳豐城
侯奪其牌豐城初不覺既而請於侯侯顧愷解還之人
多其不競天順四年興安武襄侯卒子賢嗣為興安伯
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良父既
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郭氏之孫與良爭襲朝
議以郭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為正嫡良竟得襲良年五
十猶日於大中橋受雇為人汲水比都督府求為興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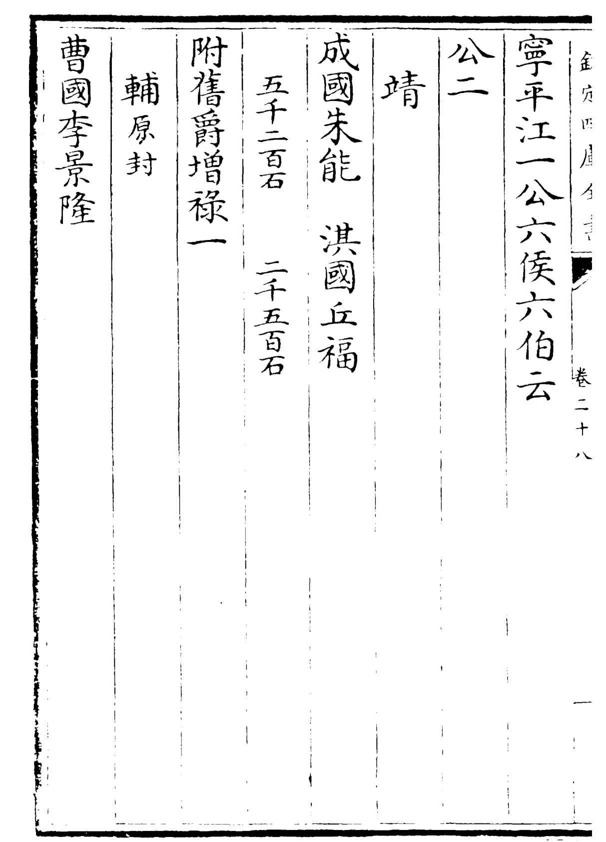
伯嗣乃謝其鄰而去良僉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誥命尚書楊一清議以私親不宜干大宗不許嘉靖癸巳良卒子勲嗣乙未勲卒先是賢以跛足免朝叅革去半俸劉瑾時革去折色二百石才得食祿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迄良之世不能復也祥季子麟金吾衛指揮同知洪武末寇騎臨城内外震恐麟挺身出閉午門亦以功世官南京

贊曰予至南京嘗館於興安伯家觀太祖太宗所賜鐵

榜板榜其於功臣訓戒切矣河山帶礪之盟宜與國長久而當時封爵存者十二三輿安雖式微其世次頗可叙述云

記壬午功臣

壬午封爵之稱有四曰輔運曰翊運曰靖難曰翊衛或因或革而三等之禄又各自有差次其間或襲或降或止其身又有不同焉凡封爵有三十嘉靖時存者成國鎮遠永康武安泰寧保定隆平興安應城忻城襄城新



寧平江一公六侯六伯云

公二

靖

成國朱能　淇國丘福

五千二百石　二千五百石

附舊爵增祿一

輔原封

曹國李景隆

加一千石

侯十有四

靖

永康徐忠　武安鄭亨　成陽張武　同安火真

一千二百石

運

武城王聰　泰寧陳圭　保定孟善　鎮遠顧成

一千二百石

靖 輔 靖

靖安王忠 永春王寧 武定郭亮 隆平張信

一千石 一千二百石世伯 一千石世伯

輔

安平李遠 思恩房寬

世伯 八百石世指揮使

伯十有四

衛

雲陽陳旭　武康徐理　興安徐祥　應城孫巖

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洲之子

忻城趙彝　信安張輔　襄城李濬　新寧譚忠

一千石

運　　　　　　衛

順昌王佐　平江陳瑄　新昌唐雲　富昌房勝

一千石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運　兵部尚書

廣恩劉才　忠誠茹瑺

光宿正指揮同知　一千石不世

附

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張興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張成

震川集卷二十八

震川集卷二十九

明　歸有光　撰

銘頌贊

為善居銘

崑山之俗自昔號為淳樸葉文莊公嘗稱鄉先達自吏部尚書余公熫盧兗州熊林參政鍾呂沁州昭其子僉事旦朱舍人吉范御史從文七人者其孝弟忠誠足以

為鄉里表式後生小子有所憚而不敢為非然當文莊公在時已憂老成彫謝而典刑之日遠矣况今去文莊之世又遠鄉之亂俗者如蘇明允之所謂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官爵貨力足以揺動府縣矯詐修飾足以欺罔君子為鄉里之大盜者往往而然也予幼及見饒州通判陶先生於文莊公時猶近其人安貧自足無營於世卒窮困以没嘗自為生誌曰曽大父始居崑山五傳至予更其舊廬然自宦饒還嵗

典衣以供薪粟卒又易主僦居三年始定今居自正德丁卯鄉薦丁丑除授寧波府學訓導己卯福建同考試官嘉靖六年丁亥九載秩滿陞饒州府通判上任甫三月內舍幼子夭折之戚外受風寒跋涉之勞病眩氣鬱良久而呼吸僅屬累乞致仕上官抑不以聞為御史劾當改調幸遂歸志乙未秋得末疾杜門不出待終於家自念居常無駭俗之行遊宦無出衆之能恐沒後乞銘於人少譽之過情祇資識者談笑乃備述履歷刻諸擴

石昔漢東平王蒼嘗曰爲善最樂每愛其言學而未能也愧無以遺後人而不敢不爲善實吾之所遺也予讀其辭直質可愛信乎其爲有德君子耶先生没後十有四年子秉端即其室扁之曰爲善居覩其所以能導其乃考之訓益見先生之所以遺之者厚矣如明允所謂者身且未歿積不善之殃昭著目前尚不覺悟方猶炫耀於鄉里之人不媿先生也哉銘曰

玉山之闉婁江之垠山明水秀其民屯屯自古先哲抱

樸含淳彼何人斯汩其彝倫為夔魍魎白日見形自彼小人駭惑逡巡流俗奔化俱為風塵于車上舞芬華日陳維是令門子孫循循究其德音厥考是遵為善最樂我懷其人

素節堂銘

天地萬物之初皆起於素窮人情之欲好智慮而趨於文先王為之禮備其鼎俎設其豕腊酒醴黼黻文綉黈纊丹漆彫幾之美然必明水疏布蒲越藁秸素車之尚

東漢之時崇用悃愊三公皆敝車羸馬布衣瓦器其時天下多高節後世莫及晉泰始以後競以侈靡放誕致胡羯之亂則士大夫之好尚顧可不慎與刑部尚書周康僖公懸車之日建堂於崑山之里第而榜其額曰素節當公之時國家已一百七十餘年天下亦少文矣今仲子太僕君尤以謹飭能世其家嘉靖三十九年九月望日余飲酒於其堂追感公之志而嘉太僕之善繼為之銘曰

顯允康僖弼我明時歸老於家素節以居羔羊之詩揭
我堂廬豈于其家蓋著厥志大臣之志其以慮世維古
之初曷云其季俗化日流滔濫靡制逡逡太僕克茂厥
祉庶其萬年貽爾孫子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太祖高皇帝之子曰周定王定王之子曰鎮平恭靖王
恭靖王生七鎮國將軍子埛鎮國生三輔國將軍同鎋
輔國生大奉國將軍安河國制王庶子子孫遞降為將

軍中尉世饗祿入葢皆漢之王子侯也周定王成祖文皇帝同母弟最為親睦永樂間王獵於鈞州得神獸以獻葢騶虞云故周藩代有明德而恭靖之後尤以書禮著稱奉國生而穎異通諸經史天性至孝母賈夫人患瘵日夕侍湯藥不解衣帶嘗便甘苦以伺其劇差賈夫人欲食野禽肉奉國泣往求之復刲股以進病是以蘇其後賈夫人歿哀毀骨立廬居三年及輔國病亦如侍賈夫人而日夜籲天乞以身代病良已有烏千數集於

庭樹飛鳴不去王聞上其事已而廵撫河南都御史又交上其事天子異之使中書舍人扈永通錫璽書襃奬焉是歲嘉靖十一年也於是汴有司奉以從事建旌孝之門奉國好文尊禮賢士大夫而長中尉睦㰘益修學知名當世議者以恭靖之族比漢紅侯及北海王睦迨向歆騊駼累世文學奉國父子無忝矣至於以孝行受旌主上二族所未有也嗚呼懿哉銘曰

太昭廿餘周次以五分王諸子成實同母脤膰之國親

睦無伍麟趾流化騶虞前覩兆祥集祉施於鎮平鎮平綿綿孫子淑清奉國克孝性由天成懿德美行昭我皇明天地人貴人行孝大自天顯異光賁億代於穆皇風自家而國錫汝蒸民罔不保極

聖井銘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筈以袞冕玉册册宋康王為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世變至此天道不可問矣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靖康然

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以其力不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又曰管仲之力也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弘遠江左諸帝號為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箬里觀其故宅相傳其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歎令人去蔽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

帝王之生靈感幽贊鬛沸水泉浴帝始誕流虹瑶月應

時則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我尋華渚翳桑之處寒泉古甃如見其沸赫赫赫赫陳祖大業光燦寂寞沛鄉吾茲感歎嗟後之王荒墜厥緒麗華辱井建康所記

書齋銘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為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衢為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為買賣者熟舊地曰

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為藩籬衷以修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閴然每至深夜鼓鼕鼕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項脊生曰余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丘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況天閟地藏神區鬼奥邪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吴中名山東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

非人世皆可宿舂遊者今遥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即今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葢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户外有乗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為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産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宫余居於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虚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形聲

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余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是內非外為道為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荊棘滿室厥恐惴惴危階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

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形穢心忸㚷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巳多去之何適皇風既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清泉銘

崑山司訓袁先生宜春人名豐字某别自號清泉子盖其居地名馬領清泉云予考袁郡圖經有大袁山小袁山相傳漢高士袁京隱於其下後人以名其山又别有袁嶺以為袁閎嘗所隱處閎汝南公族無繇至此史稱

其晦迹亂世自投深林其至袁嶺或當在延熹以前耶世謂袁州之袁皆京之後世子孫也今先生自托於清泉夫安知數百年後清泉不復姓袁也耶何豫章山水之多袁也先生云清泉發馬領演迤而東過其居之南出虎狼東崗崗之南為石鏡雲峰峰之東為南峰南峰隔清泉道適與其居相對而馬領在其西往往有菴院林木泉水流布灌田數百頃予愛其清泉之名為之銘曰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動溶無形孰能識窺泚泚之泉見於山下我儀其德宿汚以化

几銘

嘉靖三十六年丁已上元于世美堂以皇慶舊材作

惟九經諸史先聖賢所傳少而習焉老而彌專是皆吾心之所固然是以樂之不知其歲年

順德府几銘

余為邢州司馬無所事事署中無几案可以讀書會大風拔木城外倒柳無數因於太守乞得一株以製是几銘曰
問治天下何異牧馬挾策而狂自同亡羊噫嘻非熊無夢獲麟有書呂望老矣尼父吾師

太行石銘

余有事黄寺道中得巧石二高者近二尺畢者尺餘慕東坡先生之高致攜歸買盆貯水供之而為銘

聞昔大士坐此巖龕西海之西東海之東雲車徜徉吾安所從我慕東坡願作此供以四海水貯於盆中

其二

是石尺餘太行之遺置一几間分山東西

西山石銘

余得西山石五豎其一於郡齋其小者二株貯盆中為几案之供其二猶倒卧壁間嘗勒銘其背余將行不忍棄去攜其四以歸蓋嘗

時至清河涉江淮舟若風飄須石以鎮之雖
米南宮之癖不可療亦復慕吾郡陸鬱林之
高風云
中央古帝乆已死日鑿一竅不肯已儵兮忽兮尚夥夥
吾學老龍惟隱几
其二
太行崔嵬摩高穹沫流碎濺沙土中混沌古色巧嵌空
宛如東南花石同始知大塊一氣融山川萬里常相通

誰將玉井芙蓉供移置吾家五湖東

松江新建行省頌

自諸侯為郡縣古牧伯之制已不復存漢稍置十三州部刺史刺史秩輕位下故有州牧之改建漢末並自九卿出領位任益重魏晉以來有持節都督之號然天下州道大抵無慮數人而已蓋自唐之開元天寶宋之熙寧元豐監司莫盛於此時焉元有天下外省與内宰相並建凡行省官皆宰相職也今制官名雖異而建置實

同參政之名即參知政事之舊也猶宰相職也近者朝廷以東南財賦事重設山東行省於蘇州以藩屏重臣分司圻甸自此始書曰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猶宰相職也嘉靖某年翁公實來蒞任適海上有倭寇之警公敭歷中外望實俱隆簡在帝心時松江古秀州華亭之境被冦尤劇詔俾公移治焉議者謂公以畢公之德而有南仲之威以保釐之職而兼往城之寄者也蝦蛦小醜不日蕩平以紓我天

子南顧之憂矣小子不佞辱荷甄陶使與執經之末又念吾東南之民父子兄弟將出之塗炭而措之袵席之上因松江新建行省知太平有日迺考古官制推公之職事即古之牧伯與宰相之任天下所以繫公者不淺也遂作頌曰

明明皇祖定鼎初載分畫郊圻亘於大海百八十年帝命不改蠢爾島人窮山阻餒來求衣食生此罪悔天子曰咨命我元宰汝往作牧于夷所在惟此松江湖海之

涯公來至止萬民所待衣其輕裘匪甲伊鎧我民之饑勞徠不怠我賦之逋公無我罪冥海波濤風雲埃䏲曜然四除萬里光彩孰是番鬼敢作奇侅省府巍巍公德磊磊願公千歲為天子宰公之勲庸銘於鼎彝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章皇帝初命大臣六人分巡天下時周文襄公以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巡撫之名始此其後在邊任者兼戎馬之務江南畿輔地歲漕所仰領財賦而已自頃倭夷

為患朝廷并敕以閫外之事寄任滋隆焉倭國前世為寇絶少國初有之故備倭之衛起自遼海接於閩廣首尾聯絡祖宗制馭之法甚詳百餘年來中國宴然頃歲忽肆憑陵學士大夫策之詳矣愚嘗讀史魏正始中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并於百濟兩國之貢不至宣武帝於東堂引見高句麗使者面諭以連率征討綏懷之畧謂海外九種黠悍唯高麗能制之也今世朝鮮國最號恭順倭奴侵犯此事宜可以責之不然當申中國之威

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或以元人五龍之潰爲創此自由將帥之失耳然是二者草野籌之廟堂之議不及於此豈以天下之根本在內不在外故惟慎選撫臣爲安內攘外之長策也大中丞姚江翁公弱冠登第由省郎出爲兩司才望鬱然今自山東左方伯陟內臺膺廵撫之命是歲適海波清晏逆氛不作識者已知公之福德矣先是吳地荒旱民無宿儲然且北轉三邊之輸南增兩海之戍邑里蕭然時

事孔棘公憂國愛民之心屢形於奏牘方將减戍輕徭省漕蠲逋以蘇編氓之困允矣仁人之言宜國家委寄東南之重而億萬生靈恃之以為命也廵撫舊治南都今命移治姑蘇公度海瀕州縣道里之中建治古婁江之上於是三月某日公降誕之辰江南司府州縣官吏諸生耆老咸來上壽公辭不敢當則又以南山有臺之詩愛君子之德音而祝之以眉壽黄耇發于咏歌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公其何以辭頌曰

於皇宣祖纘運休明閔是元元肇簡拊循於時文襄卓為名卿前有忠靖玄圭告成配食於吴寢廟奕新惟申與吕自嶽降精巖巖我公聿追前聞江海之壖世樂耕耘蠻夷恍惚陵水來侵天子曰俞咨我元臣寇匪外至孽由内生吏蠹民偷狎於太寧其撫吾人毋訖於兵公拜稽首天子是承是諏是詢悉其呻吟封章屢上仁言諄諄庶其可績協是休聲迢迢東海依公為城願公百年永保我民

魁星賛

魁杓参首星官之書圖厥怪形畫史之愚吾所知者犖犖天間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葉文莊公像賛并序

文莊公之從孫女王子敬之外姑也故得此像於內家子敬大父為廣東叅議時布政使王公用燕叅議盛公思禹皆公同縣人見嶺南人語及公往往流涕而子敬外大父顧太守孔昭嘗以御史督學京畿有口外試士

懷公之作其後欲圖公與孫秋官像出入拜之秋官亦吾鄉之先賢也予敬少聞此言於是以公像示予請代為之贊

孰傳斯像盖有所自猗與文莊妻之外氏高風遺烈嶺海塞垣焚香拜之二祖有言

弘玄先生自序贊

贊曰弘玄先生老而貧日以著述為事出無輿從一童子挾書自隨步履如飛間以所序生平示予者如此可

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先生以國子上舍生倅霍邑夷陵令世為官恥不出進士不肯為盡力人亦以非進士待之雖有志終不獲見故予復述先生為兩州之迹其志有足悲者使為進士豈非世之所稱才賢者哉初山西旱饑命先生賑河東芮陸猗夏蒲解三十州縣使一武官輦致銀數萬兩而懷仁王府禄米久逋王使人篡入府已剖鞘出銀先生使人言曰天子憐晉人飢故空帑藏以活之令民旦暮死王奈何取以為已奉即天子聞

王何以處王大慚懼完鞘還武官至則出銀堆排卓上
吏兩旁立稱停裹紙各書其人姓名壹不涉手以次俵
散民歡呼歌舞晉人以甦敕下行省有羊酒文綺之賜
王府在霍城中宗室常數百人來索祿米秉𢪛騎危呼
曰今日不得米飢死矣先生與之言氣和而剛諸儀賓
或曰判官言是也盍少去待司符下給我米矣宗室皆
曰然相牽攜而去霍有荒田三千餘頃歲責逋賦里甲
先生發庾粟千石予里甲代耕歲大熟收麥數千監司

詬之曰若何等官也遂自擅命發廩耶然而鉤考籍記甚明不能加罪也至今霍無逋賦且人得私其贏以為利焉夷陵三四月多火災火發有類若烏者羣飛銜火至他屋處處皆焚山海經所謂畢方者也然非如鶴一足赤文而白喙者柳子厚逐畢方文蓋未嘗見先生所見實烏也先生夜夢一人白袍烏巾翹右足旁有一人言曰此白將軍也旦日民列狀請建火神廟先生曰吾夜夢乃秦武安君耳先是州有四綽楔通衢四出皆已

燔先生建三重樓設鐘簴樓中為武安君像而祀之火患遂息豈白起數千年尚燒夷陵耶然神怪不可究知子産實沈臺駘黄熊之論非誣也樓上望西陵石鼻天柱諸山層巒疊巘如翠屏李太白所謂巫山夾青天者可以憑檻得之而飛帆蕩槳出没於漣沱漩島之間極荆楚之勝觀矣秭歸治楚臺山上久雨水壞石土危城欲墜議欲遷州先生時攝守為之刋山麓決沮洳自陡波溝縱横而出之水工費而人不疲州遂不遷白將軍

樓歸州街渠記皆先生自為文車駕南巡省檄統領輦夫萬人上居飛龍殿每一念至即如陵上不以朝暮聞礮聲輙發輦夫皆集無失期諸貴人率來取役輦夫先生小冠匿他所諸貴人皆不得取送駕至樊城大鴻臚揭簿呼名先生與郡太守以下皆先歸有旨事過界不問會天子已至鄧故免譴其後有按察司官責先生以避事官實後代不知此時事先生具言統領輦夫時常懼不免死官為默然一日被檄至施州治獄施去江陵

數千里南出夜郎平時於郡但以文書羈縻無官長來見者其帥以百鎰金置苞茗中餽却之夜宿僧寺蕭然賦詩有暗室如白晝之語都御史顧公璘聞而歎奬之夷陵故有黄陵廟而城北夾河亦有風濤之阨先生爲作黄陵行祠按黄陵在今巴陵所謂瀟湘之尾洞庭之口而歐陽公但有黄牛峽祠詩故東坡述公丁元珍之夢及石馬繫祠門之句勒石祠下而先生云特黄陵廟旁有黄牛祠耳盖不知何年而變也會陞開建令不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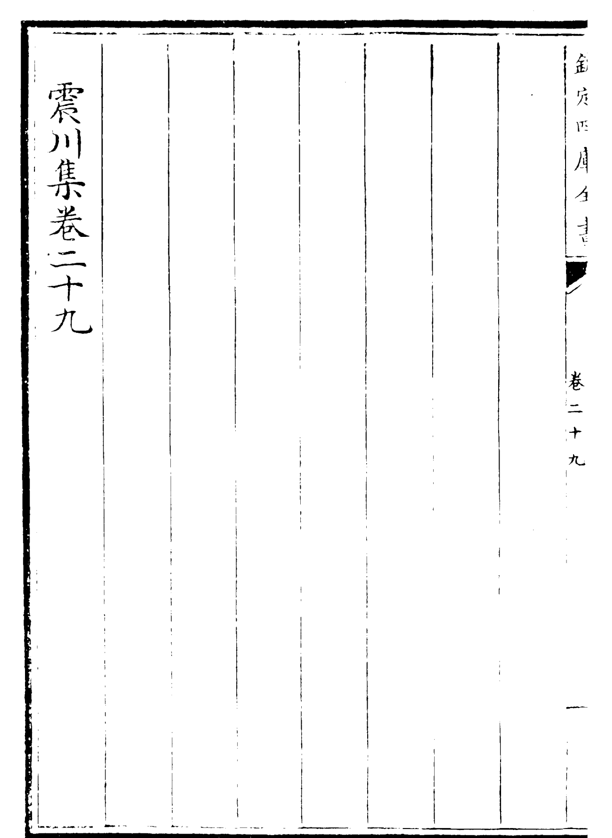
赴僦舟還吳以舟輕夷陵人舁大石鎮之先生意忻然以自擬吳鬱林太守云

王氏畫贊并序

余妻太原王氏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余哀念之至恨無善畫者因記唐人有云景暖風暄霜嚴氷淨此為吾妻畫也又流涕誦揚子雲之詞云春木之芚兮援余手之鶉兮去之百歲其人若存兮後二月門人許進士使其弟來畫余口授之許默然良久為作此畫家

人見之莫不悲慟以示諸姨皆流涕小姨以為真是吾姊但不言耳然如余所稱揚子雲虞伯施語未能畫也涕泣而為作贊曰

哀窈窕思關雎杳不見乘雲霓墮明月遺輕裾風蕭蕭慘別離來陳寶景帝珠何珊珊是耶非


震川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十二 集部

震川集卷三十

明 歸有光 撰

祭文 哀誄

祭方御史文

嗚呼庚子歲有光與公孫元儒聨名薦書是年九月同榜之士使予為文以壽公予序公為兩京御史時猶見古所謂柱後惠文冠者因畧論數年間天下之事詹事

陸文裕公讀之以為知言今俛仰又二十年矣公孫蠖屈於南宫之試予亦瓠落於東海之濵當是時公蓋相期以天下之士而今何如也嗚呼富貴壽考公則已矣後生小子歎歲月之如流而長年者之不能待所以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尚饗

祭王方伯文

惟公早歲奮跡甲科踔厲風發令聞孔多始蒞永康民載其德疆理其田石不可泐分部南都以釐餘皇奔走

江湖啓處不遑武寧王家勳貴無二獨繩其私卒屈以
義于越之臬遂視南海鹺政旣通黎亦知悔受節章貢
威稜日著帝用簡在命端臺叙公起諸儒武服之共受
人下士所向有功桃源華林大帽狂猘旌旗一麾首斲
頸繫帝嘉其休俾藩於滇乃以將父弗究其年自公之
歿垂四十載士習選愞孰知敵愾海島小夷敢齮我疆
於今九年我武未揚故老流涕思得公等適會里社薦
公梟鼎惟公孝友宗黨所稱况復才傑起慕後人公有

令孫辱之交遊敬進斯文以侑醪羞尚饗

祭王儀部文

嗚呼先生早歲而孤懿惟賢母以訓以諆年蹌弱冠飛翔南都太音不諧連城屢刖七上春官每進踘躝鄉里輕儇見謂為迂先生弗顧猶來于于遂被首薦冠絕羣儒句之啞者自愧㲉雛吾崑名邑世産瑾瑜南都大魁陸與張瞿先生接跡夢兆前符貢於大廷戛瑰商瑚清華之職奉常所需稍陟儀曹廓然天衢天胡中道頓蹶

騊駼嗚呼先生今也則亡人生之變旦異夕殊惟我吴越山海隩區二百年來不聞鼓桴一朝海上有此倭奴先生過家仗節紆朱方榮晝錦忽聞惕呼捐金散糈以衂荷殳厲志循城卒全其郛衆口鑠金武夫睢盱先生仗義往明其辜遂罹毒暴俄焉告徂八年輦下首丘於吴莫逃者數天其可呼歲之正月歸先公墟凡我親交出祖於婁有肉在俎有酒在壺先生有知啜此清沽嗚呼尚享

祭朱恭靖公文

孝皇御極十有八年覆冒區宇其仁如天思遲多士六策臨軒惟崑為縣僻在海堧三選大魁公出其間豐芑之遺于今再傳皆為公相燦爛星躔公獨難老齒德莫先公之初登屬世休明在漢廷中年如賈生濟濟振鷺談道虞黃石渠天祿經史是程公守純質不競於榮卒以資叙乃躋六卿既長天官居於洛京召公之誥未老而行永貢丘園令譽日隆海內企望天子臨雍升歌鹿

嗚下管新宮三朝禮建比古榮躬云胡不憖遽爾告終
帝用震悼贈卹寔崇人臣之寵其有始終哲人云亡朝
野所恫奠此湑酒以告殯宮尚享

祭顧方伯文

有光於公少荷許與迺以護落有負相知昔卷衣之復
方當計吏之偕不得致撫棺之情今葬紼之發適拘巫
史之忌不能供復土之役然生辱委重俾論序其文章
歿又僭踰獲撰次其行事穆叔有云是三不朽於以答

公亦無愧矣敬陳洞酌告訣堂筵庶幾明靈鑒此享侑

祭周孺亨文

昔恭簡公倡道於星溪而一時學者之雲集曽日月之無幾而微言之頓息惟先生發揮遺㫖儼師門之典則公以先生之少怬廓而屢箴其微窅然自公之云亡門人學徒何啻五侯倍譎而先生依繩循矩以無失葢終以有所至而無間於參魯與商也之不及惟先生之孝友温良真鄉里之矜式讀書養親歲不出於户閾與古

之篤行君子實並駕而無慚色中耿耿欲有所為外靖
恭而簡默使之立乎廟廊雖不出一語猶足以儀刑其
德何天命之不佑而使之老於行役今歲之春吾邑同
黨之士蓋二十餘人並裒然以北既無拔茅彙征之期
而有北風携手同行之戚孰知先生中道而返而又罹
此極嗚呼先生之不幸蓋有繫於邦國而身世之可悲
又何異於一吷睹旨酒之在尊共陳詞而灑泣嗚呼哀
哉尚享

祭沈養吾仲常文

嗚呼人亦有云子門貴顯五年之中忽焉淪殄養吾少俊仲常順婉言念相從懐之胥胥人生富貴如花之妍朝露方晞夕已萎焉人皆痛予盖莫不然所爭蚤晚何足相憐念子兄弟托余墓石狼跋東歸吾廬未葺敢忘此言以負平昔嗚呼痛哉尚享

祭居守齋文

嗚呼君於世人居聲利間混混與衆如玉與珷彼市道

穴朝醜暮妍春花秋草君無變遷君之教子一經是專是穮是蓘不知豐年憶子之試君嘗居先子出父俱有往必連昔在陽羨不遇妝甄風雨凄其旅泊蕭然子為父泣父為子憐二年前事猶在眼前子成有待君胡溘然後乃萬鍾何及當年凡為子者誰不痛焉

祭唐虞伯文代

嗚呼黄鵠摩天一舉千里蜩與鷽鳩榆枋而已孰云不然兩易其處先生之志而止於此顧視童嬰凌空出羽

嗚呼哀哉昔在學宫侃侃齗齗行則方履語則正襟邈然孤特髙步士林排難立節義色必形諸生後學退讓逡巡州牧邦伯來咨來詢干木之廬過者則欽衆所指目玳瑁南金胡以白首獨抱遺經積日累月旅貢在庭一命之榮道殞彭城嗚呼哀哉凡我同門夙承奥旨歲月荏苒慚德無似三年不見夢寐京邸聞有歸音相告以喜瞻望城西素旌來止其誰與歸九原莫起臨觴一慟薦於筵几嗚呼哀哉

祭劉縣丞廷運父文

維翁氏唐別姓以劉赫赫太宰世仰厥休太史振挺式紹芳猷翁潛弗耀高於鄉州歲時升賓拜至獻酬宜受多祉胡以彌留嗚呼哀哉生我賢丞奕奕清修周視原野十夫有溝從者告饑日坐孤舟蓁蕪萬畝惟民之憂言於太史欲去其蝥民方恃賴罹茲家尤嗚呼哀哉天靳翁壽奪我賢侯奔喪之禮世莫能繇移其訃日炫服事賕寀吏仍踵罔以為羞丞則見星蹈禮莫偷其仁其

孝翁教之周惟昔國僑鄉校不仇儒者之道所闡必幽敬述民謡以侑牢羞

祭張封君文

嗚呼九隆既哲七綰亦隆昆明不閉郲鲁同致清河綿綿以燕後昆年耄行獨為鄉禮賔有子登朝不遑將父終朝永歎三復陟岵嗚呼哀哉大疾奄及靡聞歳月銅魚使至傳言恍惚訊之果然悲痛存没嗚呼哀哉昔也越巂萬里燕臺今也秉化風雲徘徊鑒兹嘉旨魂兮歸

來尚享

同年祭陳封君文

嗚呼乙丑之歳登於南宫吾邑四人鄭州爲榮言念生我高堂半空鄭州二親禄養獨隆府君之年方進未窮胡以長逝濛汜忽終於維府君世承文學其祖博士卓爲先覺校文省中所得卓犖府君傳業遭時齟齬以遺令子方發其璞術術飲食珪璋有渥於乎人之生世何者能全傷哉貧也每食泫然府君於子欻見高軒夭若

厚之又靳其年悠悠江水有鬱新阡葬以大夫亦顯孝賢嗚呼尚享

祭外舅魏光禄文

有先七歲為公之壻不幸先妣蚤逝中間多故婚姻失時以公之仲女之賢淑周旋六年遽從先妣於地下藐然二孤置之令妻之懐抱以撫以育辛勤萬端而婚姻往來如先妻之存未嘗有間可謂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也蓋死生之際難矣重以不肖連蹇困頓自辛丑以來

四殿南宫鄉里親戚以爲唖笑公慰藉懇懇未嘗不以
遠大爲期至於生平迂拙不能與世俯仰而數十年中
屏居野處隔越百里造請或不以時公未嘗責望禮節
幾微見於辭色也公可謂淳德君子矣去年冬雨雪中
公使人至江上遺以綿炭今年四月人自公所來言公
聞吾妻病方開龜視吉凶又聞公疾革數問吾妻其見
念如此也不意閒一月而公之訃至吾夫妻相對泣下
然吾妻死者數矣以是先令女甥星夜奔公之喪而吾

妻尋亦至於大疾如刲之痛旦暮日新加以形體羸弱死殤相繼疾病憂虞比聞公之變則又驚悼痛怛以至於今不勝哀苦氣息奄奄行五六步忽自僵仆獨念公之卒踰二月矣禮有殯聞喪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所以至於踰月者病也扁舟百里勉强匍匐以拜公之前蕫公一舉吾之觴而已矣哀哉尚享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皇家通維文康

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世所少
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皇統壹聖真考禮肆樂制
作紛紜既秩殷典百神咸侑文康雍雍在帝左右猗與
夫人象服是宜朝于兩宫從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册
寳金章玉牒夫人是導西苑膴膴庀其蠶事鞠衣翟車
夫人則侍邈然千載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
婦之微一命為多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
之貴薨有奏訃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天子之

賜恩榮極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

尚饗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嗚呼夫人以司馬之愛女衡州之賢配宜膺受多祉而壽康以石野之才賢宜紹文莊公之休光而孺人之慈孝有以奉姑相夫子以觀其後之繁昌也三十年間庭內雍雍人曰文莊公之門尚有典刑一朝變故遘此痡究萱堂既空蕙帳靡存奄及主鬯懷寶沈淪遂以窀穸

之事貽厥嗣孫嗚呼哀哉崢嶸霜天千里玄沍慘慘令母攜持子婦帷輤相屬往即長路吁嗟造物為幻羣庶人生婉好誰不樂處回首百年皆非其素如一葉飛千林空樹惟是積德可以相付我懷文莊聿起遐慕猶有孫謀永世無斁尚享

祭張貞女文

自古女子之見於史傳者多矣或自閑於安平無事之時或蹈難於感慨卒然之頃惟貞婦之所遭殆人生之

未有以淫姑之内主值兇徒之參會魑魅魍魎見形於清晝之中豺狼虎豹聚毒於深夜之際入地無穴叫天不聞備百端之荼毒竟一死以自明惟彼兇徒漫天之惡恃其多財力能使鬼懸千金於市中謂三尺之可賣豈知神明之吏緣夢寐以求形童髫之女坐公庭而辨貌實人心之共憤信天網之難逃嗚呼哀哉死何酷烈生何艱辛獨任綱常孑然一身沈沈昏夜炯炯者存謂其不然彼亦何人誰無室家誰無此心

弔何氏婦文 并序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興婦與何生隨家長興何生病婦潛自割肱合椒湯進之良愈鄒平君旣遷官生夫婦還崑山一日婦病死生與予亡妻有兄弟之戚爲童子時嘗來予家予妻死生亦不來不意數年間生亦有妻巳死見生言之潸然淚下爲文以弔之

惟孝子之獨行兮世或議其爲竒茍毁身以全親兮又

何乖於民彛斯前世之所傳兮在人子固有之至於今而創見兮婦爲夫而自刲夫與父其一道兮夫孰謂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兮謂白首其相隨胡淑婉之速化兮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徬徨兮形枯槁而面黧旦出門而難歸兮夜涕泣於空帷惟夫病之可念兮尚無愛於玉肌何遐舉而不顧兮乃又遺之以離悲自今其被疾而致羸兮又誰爲之憂危彼萬族之相托兮各得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匹兮固百年以爲期何

中道而自失兮行忽歎其仳離予昔嘗歷此變兮怳日
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髫兮悼往昔而傷咨況同事而
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淋灕

祭外姑文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
教也麤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
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
遘危疾氣息掇掇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旣大作又扶

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絶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户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頓臨死垂絶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中有先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攜二孤屬之外毋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既以遺夫人之悲而

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
今茲歲輤車將次於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
已三年也哀哉尚享

祭妻祖父母文

橘泉先生趙氏夫人既葬之後三日孫壻歸有光始獲
奔祭於墓泣而言曰嗚呼吾妻之歸予蓋晚而事公與
夫人最久於諸孫中特加憐愛吾妻嘗言公夫人所以
勤閟以昌厥家者甚詳癸巳之歲吾妻遘罹屯疾屬公

夫人之歸舉將駕猶扶擕至家迨疾轉亟一日九死乃始舁歸迢迢至家二十里懼不能至而死於中塗且以不得送其祖父母為恨今歳吾舅始為公夫人啓攢即窆忽忽七年矣於乎人生離合倏焉而來倏焉而去方其數盡何有於壯何有於老同返於冥漠之鄉高墟之原公夫人藏焉馬鬛新封草芽已茁樵夫晝歌猨狖夜號公夫人不能起吾妻又不能歸已乎傷哉千古之恨

謁宋文貞公墓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辦香拜謁唐宰相宋文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為盛治賢相並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媲者獨始興文獻公而已有光自初束髮知讀唐史歎天寶以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尚在匡持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今者備員茲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聞公墓在此鄉而魯公碑刻尚存因迂道齋宿縣邸來致景仰之私嗟夫公之直道

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靡以馴至於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心之耿耿徘徊於公之墓下而不忍去也謹告

祭楊忠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歸有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楊公之靈曰昔我世皇繼天作后多歷年所疇咨左右中歲好道穆然在宥有臣怙寵咨為姦宄父子持權瀆亂天下一旦殘夷天威不假天下

以此感歎先皇神武雄决蓋代之英在古權姦鮮不害
國今則自毙繄皇不惑天亦助明與古異勢社稷之福
可保萬世惟忠慇公撲其方熾誠欵懇惻辭引主罷冀
以覺悟憫不顧避賊臣切齒必致死地臨命賦詩時在
俄頃季子就醢冠纓必整叔夜彈琴顧視日影公何從
容造境愈静亦維前歲寇薄都城犬羊𧇊呼噬嗞生氓
廟議失策以冀緩師公亦抗疏慨然論之爭國重輕利
害必明抵掌鳴劒志絶殊庭時已犯忤重被考掠折指

鍥骨曾不畏爍間闗萬里謣謣不已志士求仁必趣於死先皇之英亦自公啓龍駕欻忽未及襃美天子明聖思繼先志恩綸首建加官賜謚俾延世賞厲其後人剖心封墓天下歸仁嗚呼自古正士常見憎嫉邪人害正千古若一方公侘傺遠集何日覩彼踥蹀嘿嘿自吒不忍大姦因時發憤遂震群耳如雷之聞雖彼黨人稱公忠義衆口相和誰敢云異房子之邑公之所生奕奕新廟薦祀馨香公言不亡公有詩章報恩皇家猶有英靈

摛詞告祭以寫吾誠嗚呼哀哉尚享

告祭崑山縣山神文

某等少聞長老言昔時方谷珍之亂神有顯應遥見山之草木皆兵賊以畏懼而遁然無文字可考獨以民間每歲四月十五日為賽會奉神以王者之儀比年官府間歲有禁而秩祭如一日也自至元間迄今二百年復見海水沸騰吾民肝腦塗地而有司嬰城以自守境外無蚍蜉之援民既無所恃賴則所以日夜皇皇獨依於

神而已顧假神靈默佑於冥冥之中殄此妖孽使吾民復得安其田里父子祖孫世世如前二百年報謝於神則神之休亦永無窮也尚享

告崑山縣城隍神文

維神不獨保護縣邑又以為能司禍福之柄故民之趨走奉祭無虛日焉今倭冦臨境虔劉我民其慘毒極矣神必思所以庇覆之吾邑人孝弟力田鄉里卤讓於吳郡七邑之中號為淳古而比年以來風俗日漓相剽相

刃以至於今殆有不忍言者識者已預知必有今日之事矣然神聰明正直福善禍淫神之所司豈其假手於犬羊以縱其噬嚙而淫及於無辜之良善耶民之事神勤矣纖芥之事無不有求於神今縱其犬羊以噬嚙於民而神不聞知此神之所恥也惟神鑒之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承乏之宰縣典司神祠宇廟弗稱瞻仰太息歲則不易未遑鼎搆聊爾塗塈以飾厥觀庀工卜吉敢用昭告尚饗

祈雨文

維此雉城阜為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義之邦化為夷鬼之俗帝用不懌降此旱殃有光自惟師帥者之不賢願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嗷嗷實為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澤以慰三農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令實閔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惠澤雱霈萬民歡喜循省獨慙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

能感也蒙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休尚饗

再祈雨文

有光不敏不明不知世俗所以為吏之事獨遵孔氏之訓其於治民事神不敢不盡其心所恃以鑒臨者惟神而已前五月不雨為民乞哀於神神即賜之甘霖四野沾溉緣疇彌望萬人胥悅今復竟六月不雨為民乞哀於神神未之許為此焦勞靡寧瞻仰何里顧神之終惠之也吏以數易之故不能久以事神然一日在位亦不

忍忘乎民惟神永享民之報祀於無窮其何可以不念也

祀厲告城隍神文

具官歸有光於今日祀厲即於壇所哀告於城隍之神曰自六月以來雨澤不降田禾焦枯今有遷徙之命民被催科之急沴氣上干祈禱莫應闔境憂惶莫知所為令今候代猶有一日司民之責適今祀厲敢復瀝懇於神令宰牧三年饗祀無失哀矜鰥寡對越在天神其毋

以世人之見棄而亦不肯恵顧若能督率萬鬼呼吸風雷頃刻以至猶能使歳半熟以慰此嗷嗷之民也敢告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御史中丞李公先是以病請告還鄉是日行次鄆州之安民山而薨公為人和易修潔爰自登朝敭歷内外二十餘年未嘗有所摧挫以至為大官會天子新建紫宫載度弘規及西苑平臺神仙長年之殿公連歳採運大工迄成召歸院中登庸始峻

而遽殞逝朝廷莫不痛惜之大宗伯太常方將請卹典定謚議而喪還於吳余與公少親善同志業公治五經之餘獨好司馬遷班固書以余之騃稚樸陋而公常傾鄉之每得一語忻然誦之以為有會於心雖世所競俳優軋茁銑谿虬戸爭為古文名高者了然獨能辨之議者以公為善處世以能至大官余獨知公蓋有得於古而直用文雅緣飾之是以人望之而敬與之處而親也公久官余介居江海隔越二紀僅一再見見所嘗見於

公者必道公語今年春余試南宮見所嘗見於公者公益貴余益困而語稱益加公方在告余一往不見初謂公貴人不願往也公顧亟呼余從人至榻前勞問慇懃手書兩及墨跡猶新不謂遂爾永别余未渡淮時再夢見公覺而訊之以為不祥不意其果然也迺始以數年之别不一見公為恨雖公之書亦云昔子産與申徒嘉同學於伯昏瞀人嘉謂子産倚其相於夫子之門今公乃與余遊於形骸之内而余反索公於形骸之外公賢

子產而余愧申徒矣嗟夫士於顯晦之際固不能無情公今已矣世之所謂利勢者今則廓然漠然而獨公之知我者炯然在也余可不致其哀乎余方遭先府君之喪古者朋友有緦麻之服以其服哭之禮也其詞曰

昔甯戚歌於牛口兮桓公舉火於昏夕皦明踽踏於堂下兮以何道而能識管夷吾之見逐兮鮑子終不謂其無能而致黜信精志之日通兮何顯晦之殊職歷星紀之屢周兮誠款款其如昔豈若以人言為毀譽兮忽朝

云而暮易彼其中有然者兮寧徇世而拘迹嗟天道之難測兮公遂與化而俱寂余唯窮老而恂愁兮莽馳騖而不知其所極年洋洋以日往兮將誰使予宗之奈何乎古之人不作兮恍不知涕之無從

思質王公誄

思質王公諱忬字民應吴郡太倉人南京兵部右侍郎倬之次子歷官至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遼薊軍務嘉靖三十八年以吏兵之辭有連其明

年十月朔被禍京師長子山東按察使司副使世貞次
子進士世懋並解官號踴究痛數絶明年春喪還吴吴
士大夫哀之僉謂余宜爲詞載於素旂迺作誄曰
粤昔姬代徂靈而哀子晉登假厥有支遺繄王埀姓綿
世洪丕秦翦魏錯奮鉞秉麾漢庸吉駿名賢纍纍雕陵
貴胄仍晉台司惟始興公邁勳江左六代輝華鳴玉襲
組將門相門世無與伍逖矣朐封迄唐踵武瑯琊之别
分水有譜夢聲廣學爲吴始祖洎先司馬連理擢英兩

枝之脩繩繩科名惟先司馬懿行徽聲佐時嘉績樹位
九卿分祿養族逮及孤矜鄉歸其厚没世稱仁公生神
秀先公愛子早馳儁譽克紹休美羽儀初升牙角欻起
天馬騰翔不限疆里峻陟大僚日緝王旅公之勤功先
公之施天之報之宜厚其祉命也如何猝見傾圯嗚呼
哀哉初為大行奉使有經有國之卹言共其旌㕔卓告
虔抒帝哀誠惠文嶽嶽大璫怵懲聿巡南楚去吏螢螟
察理究獄活者千人滔滔江漢千里風生神州攬轡獨

當寇兵完其危堞奠我帝京遂參中臺東山拊循攝機而謀建立三城咸寧逆節折其勾萌帝警海魚命之南征洪波血戰渤海朱腥越岷煦德布路泣行迺帥雲中遏寇修亭營有新竈旁見烟青帝曰汝忬常在行間惟汝賢勞其過我邊閃閃朱旗戾於薊門殺獲首功歲有報聞罔不應格茅社宜分疇邑未及罹此大屯嗚呼哀哉歲之暮春幺膂犯威軼我郊折疾如風雷繼告粮盡翳翳窮壘師以左次時其氣衰嗚呼哀哉彊埸之事何

歲不有命也如何公罹其咎我思盛衰如轉圜走先公
鼎貴公仍其後兩世同官復凌其右繼以二嗣才猷日
茂鬼神忌之誰能無詬嗚呼哀哉惟帝惟天命之攸制
亦既惠之又復蹶之亦既珮之又復劙之其始榮之復
乃悴之榮則萃之悴忽墜之昔也何順今也何盩誰爲
推之誰爲擠之誰獨徘徊誰當横厲蒼天茫茫莫詰所
謂大運斡流隨之以逝公之許國致命則遂有子纘承
不隕其世必復其始其有以慰嗚呼哀哉

招張貞女辭 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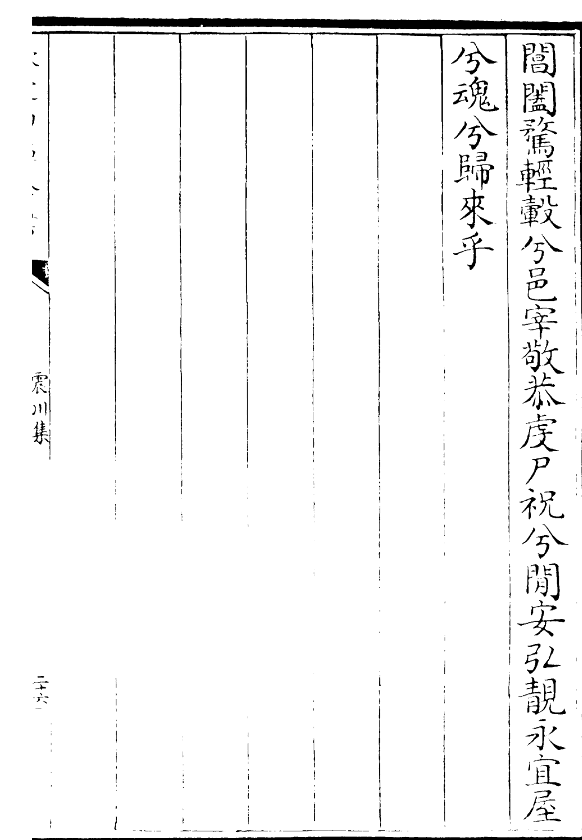
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夜嘉定縣男子羣入張貞女室以椎梃亂擊膚肉寸斷不死乞死乃用屠豕法縶手足剌頸宛轉久之血出盡乃死貞女居亂家姑引羣賊日闖帷幬間志意皎然卒及於難時年十九楊台州作招貞女辭用以風司土者予訪其意而殊其辭云

魂兮歸來乎北有高樓連昏姻兮憶昔二八爰來嬪兮魂獨守此甘苦辛兮夫雖不夫寧敢嗔兮房櫳空虛月

西崙兮機杼軋軋靡昏晨兮胡為委棄苔生菌兮蟲絲
罥戶滿埃塵兮床頭刀尺纖手親兮遺掛在壁皆所珍
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南有列屋父焉居兮少小攜持事遨嬉兮
母為剪髮親畫眉兮出門辭母行道遲兮丁寧汚瀚莫
後時兮小妹呼姊泣仳離兮倚閭今過黄昏期兮當年
匐采猶在笥兮羅襦粲若嫁時遺兮鳥違故林何所如
兮魂兮歸來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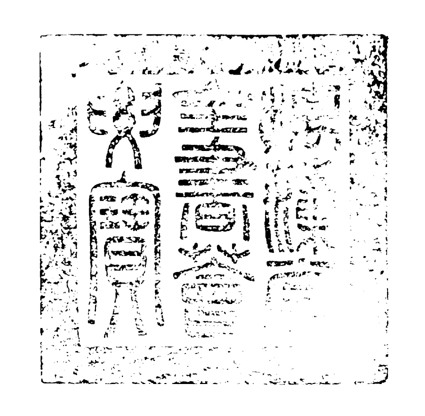
魂兮歸來乎夫門淪喪慘傷神兮閨房腥臊走鹿麌兮父母恩勤養我身兮修容姱質徒悲辛兮旁皇中野誰為鄰兮白日黯慘玄雲屯兮青草漫漫不見人兮羣鬼啾啾亂流燐兮柔軀雅步忽逡巡兮眇眇默默將安遵兮魂兮歸來乎

魂兮歸來乎東有穹祠門廡肅兮朱火粲粲麗文木兮黄金鎧甲光煜煜兮雲中鼓樂來逆復兮神女迅衆齊歡睦兮靡顔盛鬋被綺縠兮芳馨雜糅紛郁郁兮遨遊



閶闔𩙪輕轂兮邑宰敬恭虔尸祝兮閒安弘靚永宜屋兮魂兮歸來乎

震川集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趙寅

震川集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趙寅